和谐地栖居

□黄丽萍

群里有同事抱怨说，昨晚一只蟑螂入侵了她的家，为了驱逐“侵略者”，竟至一夜无眠。

我开玩笑说，亲爱的，这里原本就是它的家园，它只是常回家看看，真正的入侵者，恐怕是我们人类自己。

我们工作和生活所在的郊区，方圆几公里是原野、树林，及零星几户农家。而我们脚下，原本也是一片荒地，几年前，怪兽般的机器轰轰隆隆地开进来，薅光了草，铲平了地，盖起了楼，不知道有多少可怜的小生灵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。紧接着，几千人涌进这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。这些人白天之乎者也、勾股定理、咿咿呀呀地聒噪个没完，很多小动物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潜入。当然，也有胆大包天者，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造访。

记得来这里的第一天，我们十几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入职者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入住宿舍，刚踏进大门，却被不速之客——一条通体金黄的“美女”蛇挡住了去路。她盘在台阶上，看到我们，懒洋洋地抬起头，吐着信子，“蛇”视眈眈，与我们对峙了大概十秒，直到某位同事“啊”的一声惊呼，她似乎吓了一跳，轻摆蛇身，袅袅娜娜地钻入花丛中去了。

我们惊魂甫定。负责接待我们的前辈老刘推了推眼镜框，平淡地说，这算什么！某日夜晚，他加班归来，累得倒头就睡，却隐隐约约听得“丝丝丝，丝丝丝”的声音，他掀开床单往下一看，呀，床底下竟藏了一条大黑蛇。

这一惊非小。我们的宿舍都在一楼，阳台紧挨着花丛，门底下又露着四五厘米的大缝，岂不是随时都有“丝丝丝”的风险？我们慌忙粘上简易纱窗，塞紧门缝，以为大可安枕无忧矣。

然而午睡时分，枕边的王先生却睁着大大的眼睛惊恐万状地盯着天花板，我循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只见一条黑虫在我们正上方爬行。它的千百条腿扛着像毛毛虫般的身体，在天花板上倒立着向前蠕动，它的腿虽多，却似乎没有一条抓得稳，随时可能掉下来，掉在床上，掉在我们身上……果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黑家伙掉在床中间的纸扇上，感觉却像是挨到我们皮肤一样浑身膈应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。那黑家伙蜷曲着身体，一动不动，死了一般。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王先生雕塑般屹立在墙角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，我只好上前，亦不敢怠慢，用纸扇托着，恭恭敬敬地将它老人家倒回了花丛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种虫子叫千足虫，是有一定毒性的。

我们开始探究它是怎么进来的。原来，门底下的缝是塞严实了，但门边和门顶还有一两厘米的缝呢。篱不牢，无怪乎犬入！

攘外的同时，也需安内。除了塞严门缝，我们还支上了全封闭式的蚊帐，给睡眠筑起第二道防线。但前辈老刘推了推眼镜框，平淡地说，有一种极细小的蜈蚣，蚊帐是挡不住的，它会趁你睡着的时候，爬呀爬，爬进耳朵里，做一个窝，生一堆小蜈蚣。天啊！听到这样惊悚的故事，我们就开始经常掏耳朵，老觉得耳朵里痒丝丝的。

小蜈蚣没掏出来，它们的祖师爷——拇指那么粗，筷子那么长的大蜈蚣倒是常见。某日，两个女同事的房间里传来尖叫声，我们寻声而入，看到一条大蜈蚣正在她们房间作乱。河南的老杨抄起鞋板子就要往死里打，广东本地的老苏大叫“抓活的！抓活的！”身手敏捷的老杨随手抓起一个脸盆，“嗖”的一声掷出，大蜈蚣便被圈禁无路可逃。我意味深长地剜了王先生一眼：“你看看人家！”王先生看向院子里晾被褥的老杨那贤惠的妻，便也努努嘴：“你也看看人家！”

老苏拿筷子把蜈蚣夹起来，我们问他做什么，他呵呵一笑：“泡酒！”

但前辈老刘推了推眼镜框，平淡地说，活物有风险，泡酒需谨慎。万物皆有灵，某人曾将生猛的眼镜蛇入酒，泡了十年之后，那蛇睡着了一般，纹丝不动，甫一开盖，却忽然苏醒，从坛中蹿出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将那人活活咬死。

我们听得后背发凉，劝老苏放弃这个宏伟的计划。老苏愣在那里，老杨不容他犹豫，拿起扫把将这个“风险”迅速扫进花丛。

聊起这里的动物，老杨的妻颇有心得。她也是河南人，说和中原地区相比，这里的物种都是膨胀放大加强版，春天的蜗牛，桃子那么大；雨天出没的蚯蚓，指头那么粗；花腿的蚊子，咬得人又疼又痒……作为一个资深的南方人，我只能回复道，习惯就好。

我们甚至习惯与壁虎同居。不记得哪年夏日，外面热浪滚滚，我们屋里开着空调，一只壁虎趁我们开门的间隙，溜进来乘凉，从此驻扎下来。我们也曾恐惧过，驱逐过，无奈这家伙昼伏夜出，总是躲在衣柜后面和我们捉迷藏，只好放任它在此栖居，当然，还有它的子子孙孙——一堆小壁虎。

后来，我们搬离宿舍，特意留下那个衣柜给它们一家以庇护。能庇护多久，新去的主人如何，我们已无从得知。只是在此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与动物同居。

改编海德格尔的一句话：充满劳绩，但我们，和谐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。

口罩时代的爱情

□青丝

自从口罩成为生活必需品之后，关于口罩的段子就多了起来。有人列举戴口罩的各种好处，“防疫，防晒，防丑，节约口红和化妆品，遇到不认识的人可以假装不认识”……还有人认为口罩自带美颜效果，很好地平衡了每个人的颜值，因为口罩替代了鼻子、嘴唇和表情功能，仅看脸的上半部分，是很耐看的。而且也构成了另外一种旨趣，会激发其他人的好奇心：口罩后面隐藏的那张脸，究竟有多美？

其实这种意外效果，很早就成为了电影里的老梗。有一部港片，一所学校新转来一个女生，每天戴着口罩上学，旁人都不知道她的模样是美是丑，但越是这样，男同学对遮盖在口罩后面的脸也越加关注。有男生为了一睹芳容，故意找茬和她吵架，打赌她一定很丑，不然就让她当众脱下口罩验证，如果他错了，就请吃冰淇淋。女生受不了激，果真拉下口罩……即使再厚实的口罩，也阻挡不了青春的躁动，以及人类娱乐八卦的急切眼神。

也有人忧心忡忡地表示，每天戴着口罩，未婚男女该怎么相亲呢？疫情期间，国外针对男女约会事宜，专门出了一个指南。专家劝诫，应当尽量找熟悉的人约会，如果实在没有熟悉的约会人选，不得不与陌生人约会，最好全程戴着口罩，这样既降低了传染的概率，又能点燃各种幻想。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：“口罩美学就这样谋杀了我们对身体的爱情。”如今时代已经变了，口罩美学反而助长了人们对于身体的爱情。

口罩供应紧张的时候，网上有很多自制口罩的教程。有一个女性版的，是取用男性平角内裤，先把一头套在脸上，再把另一头套到头上，就成了具有弹力的头巾加面罩。这与一些男性把Bra剪成两个口罩，异曲同工，都是在秀恩爱、撒狗粮，要向他人说明自己正爱得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，所有的爱意都被戴到了脸上。

不过，人们体验过了戴口罩的好处，会很难再摘下来，这时候如果有人不戴口罩，就成了怪咖。法国作家尤奈斯库的荒诞喜剧《犀牛》里，出身社会底层的主人公贝兰吉不愿意从众，拒绝像小镇上的人一样蜕变为犀牛，于是他这个唯一不变身的人，在其他荒诞主义者眼里，反而成了异种。尼尔·波兹曼说：“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，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。”当一切过度娱乐化，无法从中自拔的人就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。

而且，当人与人都隐匿于口罩之间，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国外一个男子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说，他和老婆戴着口罩去超市，两个小时后回到家，摘了口罩才发现，与他全程手拉手购物又一起回家的不是自己老婆，再看手机，上面有14个未接电话。所以他懊丧地表示，这很有可能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最后一条信息了。

打盹时，你听见什么？

□王太生

打盹时，你听见什么？有人听到风声、水声、鸟声、牲畜叫声……细雨若蚕舔着桑叶，嫩草醒来拱破春泥，远处断断续续，若隐若现，絮絮说话声。

我在春天的中午恹恹欲睡，这时候从远处传来庞大的声响，这种声响似铁锤敲打一只空铁桶，或者一大块洋铁皮，显得空旷而岑寂。有时，声响并不那么刺耳，让人生嫌，反而有某种催眠作用。从河对岸的一个旧仓库里传出一阵声响，敲几下，停顿一会儿，再敲几下。就像一个人写字，文思不畅，写几个字，想一会儿，再敲几个字。

小贩的叫卖声，灌进耳里：“卖栀子、白兰花耶。”那是春天午后，一个农妇，趁着空闲要把一篮子的幽香推销出去。这让人联想起临安城里，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在江南，卖花的少女，是在空气如薄荷般清甜的早晨，踩着唐诗宋词，一段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的雅韵。而一个农妇，忙完了地里的活，烹煮了中午餐桌上的简单饭食，到了日头光影悬挂在头顶，便外出卖花，期待多一点花销，她虽少了一点诗意，却多了一份实在。

春天的声音是听出来的。有天中午，一只蜜蜂在纱窗上嗡嗡，扰人清梦。就神思恍惚地想到童年时，我受寒导致脖颈淋巴结肿大，外婆带着我，去找一老尼，念咒，画符。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，我坐在慈祥老尼藩篱竹院的小凳子上，老尼口中喃喃，用一支毛笔，沾墨，涂抹患处，我打着盹，听到了几只蜜蜂，在墙角芝麻花上吟鸣。

午后，似睡欲睡，迷迷糊糊。一只母鸡却在附近“咯咯蛋、咯咯蛋”，你闲，它却忙，那只母鸡因为刚刚生了蛋，呈兴奋状态，就“咯咯”地叫个不停。

打盹最规范的动作，是公鸡打盹，闭着眼睛，头一点，一点，沉下去，再沉下去。一只母鸡在得意啼鸣时，公鸡在打盹，母鸡和公鸡，各有各的生物表情。

打盹时的声响，还有那些收音机。从前，在你吃过午饭，躺在藤榻上迷糊欲睡，收音机里就传出说书声，武松打虎、杨家将，你一边听书，一边打盹，午后阳光照彻的旷野，有马蹄声“得得得”经过。

打盹，还得见缝插针。

邻居刘老四，有一次参加商场举办的打盹比赛。刘老四说，10位打盹高手，众目睽睽之下酣然入睡，也许还打呼噜，这太好玩了，就报名参加。刘老四是个胖子，本来睡眠就好。刚开始比赛时，刘老四把手机关掉，把衣领解开，尽量放松，寻找自己最舒适的姿势，众参赛者在轻音乐的伴奏下，渐渐进入打盹状态。可刘老四睡不着，他不习惯这种有音乐的打盹，而喜欢打盹时，听屋顶上有一只鸟在叫。他几次抬头，瞪大眼睛看着别人，然后重新趴下，很快又再次抬头。刘老四不得不中途退出比赛。

打盹时，还有近处的市井声，远处的风声、水声、说话声、丝竹声，声声入耳。

唐代诗人裴度，坐在凉风亭里打盹，耳畔有潺潺声，“饱食缓行初睡觉，一瓯新茗侍儿煎。脱巾斜倚绳床坐，风送水声到耳边”，将睡未睡，饮茗待息，耳边水声，作催眠之曲。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打盹时，喜欢听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，“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，我却拿来做午睡的背景音乐。”村上春树说，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，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，更难亲近。他甚至觉得，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，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，等到上了年纪，就越快活自在。假如遇上烦心事，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。

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就不去想它，蒙着头，打个盹，飘然入睡。

耳根清净，内心里没有聒噪的声响，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打盹。

渔歌子 周文静/摄

长兄

□阿紫

大哥比我大8岁，在一家效益不太好的单位上班，又临近退休，所以工作很清闲，于是这两年他就成了家里的专职护工。去年冬天，我和父亲相继住院，大哥的岳母心脏病也犯了，大哥每天忙着三处赶场，累得瘦了好几斤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常对其他人念叨：“你们有空可以来医院看看，没空千万别来。你们请假要扣钱，还影响晋升，我不存在这些问题……”

“你们这个家如果没有大哥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！”妻子常如此感慨。长兄如父，大哥的确做到了这一点。另外半句“长嫂如母”却比较复杂，大嫂身上市井味比较浓，大大咧咧比较剽悍。娶妻娶贤，大嫂在旁人眼里并不算贤惠，家务活从不伸手，至今连洗衣机、天然气灶都不会使用。不过由于为人处世粗线条，倒是避免了许多家庭矛盾。而大哥因为包揽了所有家务，自然也就掌握了柴米油盐的采购权。大哥往往货比七八家，务必买到最便宜的东西，然后回家报最高价，每月可以攒下一定数量的私房钱。大哥不抽烟、不喝酒，这些钱都用在了孝敬父母身上，有时还会帮衬一下兄弟。

原本大哥“孝子”“长兄”的角色完成得都挺好，然而近些年遇到了很大麻烦，那就是他儿子长大成人了。大侄子为人精明，在单位里哪个同事拿了回扣、打了“夹账”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端的是搞审计的一把好手。大哥“低买高报”这点小伎俩，自然瞒不过他。经他点拨，大嫂也觉悟了。虽然依旧不做家务，但加大了日常核查力度，如此一来，大哥的私房钱很快“米缸见底”。偏偏父亲有点像电视剧《都挺好》里的苏大强，完全不体谅大哥的难处，常责怪他没有以前孝顺了。对于一向啃老的二哥，他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

“作为老大，应该做好管理、指引工作，将全家拧成一个团队，共同去做一些事。我爹什么事都亲力亲为，兄弟间一盘散沙。即便累死，他也不是个称职的大哥……”某天，大侄儿对我说。后生可畏，他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。一帮堂兄弟中，他是老大，如果他肯担起“长兄”的职责，我们这个大家庭复兴有望。

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‘长兄如父’。兄弟间都是平等的，我可不想当弟弟们的领导。大家各玩各的，有时间一起吃个饭，就可以了。有距离感、边界感才能保持和谐……”大侄儿如是说。

看来时过境迁，“长兄”这个词有些陈旧了。大哥这批家中的老大，或许会是传统意义上最后一代“长兄”。

故乡的河流

□胡玲

又到夏天了，经过公园游泳池，看到很多孩子在游泳，不禁想起家乡的那条河。

小时候，我家旁边有条河，河水绿盈盈、清灵灵的，犹如仙子遗落人间的一条翡翠飘带。大河蜿蜒曲折，绕村而过，一直延伸至远方，这条河从哪里流出来，将要流到哪儿去，我不得而知，也从不去关心，我虔诚地认为，这条大河是老天爷赐赏给我们的无价之宝。

大河未经污染，河水清澈纯净，看得见河底的鱼虾和沙石，倘若口渴了，可以掬一捧河水直接饮用，味道比店子里卖的矿泉水更加甘甜爽口。平日里，妇人们在河里浣纱、洗菜、打水，到了夏日，这条河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水上乐园，我们在河里游泳、戏水、捉鱼，在河上的桥洞里乘凉、小憩、吹风，十分惬意美好。

生于水边，长于水边，河边的人几乎都会游泳。酷暑天里，人们都要去河里游一游，泡一泡。父亲是个游泳健将，仰泳、自由泳、蛙泳、蝶泳样样精通，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去河里游泳。那时我刚满三岁，父亲去游泳时，我总像小尾巴一样跟在他后面。

傍晚是游泳的最佳时间，这个时候，宽阔的河流里聚集了许多人。夕阳西斜，浅浅映照在河上，河面闪耀着一道道炫目的金光，犹如无数颗熠熠生辉的水晶珠子撒落在水面上。辛苦了一天的人们纷纷钻进波光粼粼的河水中，自由地舒展身姿，尽情地游来游去，让清凉的河水冲洗去一天的汗水与疲乏。

父亲不让我下水，他把我放在岸边的岩石上，吓唬我说：丫头，你就在岸上玩，千万莫下水，河里有许多水鬼，小心他们吃了你。我害怕地点头答应，父亲这才安心去游泳。父亲站在岸边的岩石上，跃身一跳，随着“咚”的一声，他姿势优美地落入河中，水花四溅之后，河面很快恢复了平静。过了半晌，仍不见父亲的动静，正当我着急得想要哇哇大哭时，父亲突然从水中探出头来朝我哈哈大笑。我呆呆地坐在岸边，像一只可怜兮兮的旱鸭子，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和水里的人们，他们如一尾尾鲜活灵动的鱼儿，快活地在水里游弋、穿梭，我幼小的心里生出浓浓的羡慕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有一次，父亲又把我一人丢在岸边，我痴痴地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，大河如一块巨大的、散发着醉人香气的棒棒糖，深深诱惑着我。趁父亲游得尽兴，没有注意到我，便猫着腰偷偷溜进水里。

岸边的水很浅，只及我的小腿处，我的脚丫子被河水温柔地抚摸着，拍打着，凉悠悠的，舒坦极了。我情不自禁继续朝前走，没走几步，突然踩到水底滑溜溜的青苔，脚下一滑，摔倒在水中。潺潺河水一下把我卷到深水处，水漫过我的头，灌进我的口鼻，我如同被人卡住脖子，不能呼吸，十分难受。我在水中拼命挣扎、喊叫，幸好旁边一个游泳的少年看见了，他飞快游到我身边，双手用力将我托起，游回了岸边。

这次的意外落水并没有让我害怕，反而坚定了我学习游泳的决心，我是多么渴望自己能从一只旱鸭子蜕变成一只水鸭子啊！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父亲答应教我学游泳。父亲本来就是教师，教我游泳时也像他平时授课一样耐心细致，没多久，三岁的我就学会了最基本的“狗刨”，虽然姿势和动作都显得极其笨拙、难看，但我总算能够在水里来去自如，总算可以浮在水面上了。

念书了，千等万盼的是暑假。做完家庭作业，便邀上三五同伴去河里游泳。河水如丝缎一样滑过我们的身体，清凉和惬意瞬间盈满身心，我们一会儿浮在水面打水仗，一会儿钻个猛子扎到水深处，鱼儿在水中惬意地游来游去，吻着我们的脚趾头，痒得我们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有时候，日头太毒，我游一会儿就爬到河上的桥洞里休息。静静地躺在桥洞里，河风习习，吹得人浑身凉爽、舒畅。在哗哗的河水声中，我常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睡醒了，又跳进河里继续玩；玩累了，我就游到浅水处，卷起袖子捉鱼摸虾，逮住一个就用岸边的狗尾巴草串起来。

母亲听到我们玩水的消息，追到河边，手里的竹竿“咚咚”在石头上猛敲着：疯丫头，没个女儿家的样子，还不快回家。我只当没听见，一个猛子扎到远处，母亲无奈地站在岸边摇头叹气。晚上，我把捉好的几串小鱼虾带回家，父亲将鱼清洗干净，合着面粉、花椒叶放进油锅里一炸，就是一道鲜美酥香的下饭好菜。

我去外地求学、工作后，再也没机会去大河里游泳玩水了。期待有朝一日能重回故乡，跳进河水中，与我日夜思念的河流再做一次亲密接触，痛快淋漓地畅游一番。

片儿川

□尹画

生为南方人，我却喜欢吃面食，尤其面条。每有出差，我的果腹首选就是各地的特色面。

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。单面条的命名，就是一门学问。

在上海时，我喜欢吃煨面，黄鱼煨面，或者青菜肉丝煨面，这面是以烹饪的方法来命名的。同是“煮”的动作，煨同炖、焖、烩都不同，煨字意即用文水慢慢煮，讲究一个慢字。慢工出细活，花时间煨出来的面条软烂入味，汤汁浓白，叫人不舍弃碗。

到了苏州，面条常以浇头来命名。农历四到六月，苏州的头牌面是三虾面。所谓“三虾”，即虾子、虾脑、虾仁。三虾入面，色泽鲜艳，汤浓味鲜。秋冬季节，吃货们则会去裕兴记吃上一碗秃黄油面，秃黄油也是浇头，指的是蟹黄蟹膏。

也有地方面以调料来命名，比如厦门的沙茶面，重头之戏在于沙茶酱的调制。好的沙茶酱会用花生仁、白芝麻、虾米、椰丝等十几种食材，研磨加油熬制而成。

直至去到杭州，我方知面条还可以以食材的形状来命名，说的就是片儿川。

初吃片儿川，是在杭州的老字号奎元馆。古色古香的店面，挂着“江南面王”的招牌。有句俗语讲：“到杭州不吃奎元馆的面，等于没有游过杭州。”奎元馆里的面确实花样繁多：雪菜鱼片面、虾爆鳝面、虾黄鱼面……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出的。

要说奎元馆里最具杭州风味的特色面，当然非片儿川莫属。片儿川是汤面，浇头由雪菜、笋片和肉片组成。因笋和肉都被切成片状，杭州话又多带“儿”音，故名字含有“片儿”二字。有人说，川字是“氽”的谐音字；又有人说，川字是象形字，见字如面，用“川”字来表达面条根根筋韧的样子。我比较喜欢后一种说法，把面形容成象形字，这面自然就有了格调，有了文化气息。我对片儿川可谓一吃钟情，一吃不忘，因雪菜、笋片和肉片这“铁三角”恰好通通是我的心头之爱。

后来，再度去杭州，在杨梅岭山上又吃过一次片儿川。那是一个四月天，晚上突然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山上气温一下降了很多，我穿上最厚的法兰绒格子衬衫还冻得瑟瑟发抖。民宿老板就贴心地给我煮了一碗片儿川，一碗下肚，浑身热乎了起来。老板说，在杭州人眼里，片儿川就是一道家常美食。这种面没有技术难度，关键是食材得选好。最好值冬笋上市之时，买回新鲜冬笋，搭配雪菜、瘦肉片，一家人吃得淋漓酣畅，一碗片儿川就可以成全女人的俗世幸福。

如今，杭州的片儿川已经衍生出了多种浇头，传统“铁三角”外加进虾仁，就变身为“虾仁片儿川”；将虾仁换成腰花，就成了“腰花片儿川”。同样，猪肝、爆鳝、牛腩或者火爆大肠，都可以加进片儿川，成就一碗独特的杭派片儿川。

插图/丘淑斐